

J D K H S J · J D K H S J

时间旅行卷

经典科幻世界

宇光 编译

JINGDIAN KEHUAN SHIJE

延边人民出版社



时
间
旅
行
卷

经典科幻世界

宇 光/编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承范
校 对：李 强

经典科幻世界(全三卷)

宇 光 编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8.5 印张 70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715-2/I·228
印数：1-15,000 套 全三卷定价：39.00 元

前 言

社会发展依靠科学，科学离不开幻想。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几乎每一发明或发现都与科学幻想密切相关：飞行之梦的实现、电脑时代的到来、克隆技术的产生，甚至刚刚实现的登上火星的梦想，所有这些都曾是人类幻想的产物。事实证明，科学需要大胆的幻想，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航天等技术，更需要具有科学幻想意识的人才，尤其是人类对生存环境、自身生命和宇宙空间的进一步探索更要求我们要具有一定的幻想思维。

《经典科幻世界》精选世界著名科幻小说，作者都是英美等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科幻作家。包括“时间旅行”、

“空间探索”、“生命实验”三卷,《时间旅行机》超越时间,把时光推至千万年以后,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种种惊人的变化,《空间历险记》穿过空间,带我们去领略地球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摩若博士岛》则通过对生命的实验,使我们发现了与人类极为相似的神奇生物。此外,这里有沉睡了一百年的人的奇遇,有世人鲜知的雪山野人的悲壮,有具备人脑功能的狗的控诉……它们不但情节生动、引人入胜,更能激发广大读者的幻想意识,提高科学思维能力,让我们在愉快的科幻世界旅行中增长知识,增长才能。

目 录

冰霜与烈火	1
时间旅行机	42
火星上的马人	110
盗 舟	132
废品机器人	164
说谎的机器人	188
睡了一百年的人	204
呆痴的火星入	235
火柴城市	264
地球历险记	287

冰霜与烈火

一、西穆的降生

半夜里，西穆降生了。他躺在洞穴里冰冷的石块上号哭。他的血液流经全身，每分钟脉搏达一千次。他不断地长大。

他的母亲用发烫的手把吃的送进他的嘴里，生命的噩梦开始了。他几乎一生下来就露出警惕的眼光，接着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眼光里充满了惊吓害怕的神色。吃的东西噎住了他的喉咙，他呛着又号哭起来。他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

周围是一重浓雾。雾慢慢散开了，洞穴显现了轮廓。一个男人的高大身影出现在他眼前，这人疯疯癫癫的，神情狂乱，十分可怕。一张垂死的脸，由于风吹雨打，显得十分苍老，好像在水中烘干了的土坯。这人蹲在洞穴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他的眼睛转向一边，只露出了眼白，竖起耳朵听着在这个冰天雪地夜间地球上呼号的狂风。

西穆的母亲不时地哆嗦着，一边看着那男人，一边喂着西穆石果、谷草，还有从洞穴进口处掰下来的小冰柱。西穆吃着，消化着，又吃着，越长越大了。

蹲在洞穴那个角落里的男人是他的父亲！那个男人脸上只有一双眼睛尚有一丝生气。他的干瘪的手里握着一把粗糙的石匕首，他的下巴耷拉着，没有知觉。

接着西穆的视野慢慢扩大了，他看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外面地道里坐着老人。就在他看着的时候，他们开始一个个死去。

他们的死令人惨不忍睹：他们像蜡像一样融化，他们的脸收缩起来，露出了嶙嶙的瘦骨，牙齿突出。一分钟以前，他们的脸还是

很饱满的，皮肤相当光滑，灵敏而有生气。一分钟以后，他们的皮肉就开始干瘪枯萎起来。

西穆在他母亲的怀里颠闹。她抱住了他，“别闹，别闹，”她轻声地拚命哄着他，回过头去看一下，怕这也会惹得她丈夫跳起来。

西穆的父亲光着脚丫子快步跑了过来。西穆的母亲尖声叫喊了一声。西穆感觉到自己被拉出了她的怀抱。他掉在石块上，打着滚，用他的湿润的新生的肺部号叫！

他父亲的满布皱褶的脸俯在他的头上，高高地举着那把匕首。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在娘胎里的时候，就仿佛一再做过这样的噩梦。接着几乎快得像闪电一般，他的脑子里闪过了许多问题。匕首高高地举高，随时准备要他的命。西穆的新生的小脑袋瓜里涌出了这个洞穴里的整个生命问题、死亡、枯萎和发疯的问题。他怎么会懂得这个的？一个新生的婴儿？这不可能！，但这却是事实！在他身上是如此。他现在已经活了一个小时，过一分钟可能就要死了！

他的母亲猛地扑在父亲的背上，把举着武器的手拉下来。西穆意识到他们互相矛盾的念头所产生的的感情波动。“让我把他宰了！”做父亲的气喘吁吁地哽咽着叫道。“他活着有什么意思？”

“不，不！”做母亲的求道。她尽管年老体弱，还是趴在他父亲的魁梧的身上，抢着匕首。“他一定要活！他也许还有前途！他也许可以比我们活得长，不会马上就老！”

做父亲的倒身靠在一个石摇篮上。西穆看到那石摇篮里还有一个人影，躺在那里，眼光炯炯有神。那是一个小女孩，安静地自己在吃着东西，一双细细的手在摸索着吃的。那是他姊姊。

做母亲的把匕首从她丈夫的手中掰下来，她站了起来，一边哭泣着，一边把一头灰发抹到脑后。她的嘴巴哆嗦着。“你别碰我的孩子，”她怒目瞪着她丈夫。“要不，我就宰了你！”

老头无可奈何地、悻悻地吐了一口唾沫，双目无神地看着石摇篮。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的生命已有八分之一过去了。而她自己还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西穆看着他自己的母亲似乎不断在变形，像烟雾一般。她的

瘦的脸增添了无数的皱纹。她痛得全身哆嗦，只好坐在他身边，把匕首紧紧地揣在她的干瘪的怀里。她像地道里的其他老人一样很快的衰老起来，走向死亡。

西穆不断地哭着。他不论看向哪里，看到的都是恐怖。他这时感到心灵的感应，于是根据本能向石摇篮看去。他的黑黑的姊姊也在看他。他们两个的心灵像偶然接触到的手指一样碰了一下。他感到放心了一些。他开始了解了。

做父亲的叹了一口气，合上绿色的眼睛。他精疲力竭地说：“快喂那孩子吧，天快亮了，这是我们最后一天活命的日子了，老婆子，喂他吧，让他快快长大。”

西穆安静下来。从恐怖中产生的各种形象在他的脑海中涌现出来。

这个星球是距太阳最近一个星球。黑夜冷得要命，白天又热得像火烤，气候变化之大，使你无法生存。为了要逃避黑夜的冰天雪地和白天的烈火烧烤，大家都住在山间的洞穴里。只有在凌晨和黄昏时分，空气才温和香甜一些，这时住在洞穴里的人们就把他们的孩子带到外面一个多石不毛的山谷里。天一亮，冰就融化，成了溪流，日落时，白天的烈火就熄了，空气清凉了一些。就在这气温能够生活的间隙，人们从洞穴里出来生活、奔跑、游戏、作爱。这时整个星球上的生物就苏醒过来，生命奔放。草木马上生长，飞鸟掠过长空，小走兽在岩石中间奔窜；什么东西都想在这短暂的喘息时间里活个痛快。

这个星球是无法呆下去的。西穆生下来不到几个小时就懂得这一点了。他的心中涌现了遗传的记忆，他一辈子得住在洞穴里面，一天只有两小时能到外面去。在这里，在这个石洞地道里，他只能说话，没完没了地同别人说话，但无法睡觉，躺在那里做梦，胡思乱想，但永远无法睡觉。

而且他只能活整整八天。

这个念头就叫他吓了一跳！八天，短短的八天。这太不可想象，但却是事实。甚至在他母亲的娘胎里，就有一种遗传的意识，用一种奇怪的疯狂的声音告诉了他，他正在迅速成胎，马上就要离

开娘胎出来。

生产快得像刀切一样。童年一闪眼就过去了。青春像个闪电，成年是个短梦，壮年是个幻觉，老年却是个奇快无比的现实，死亡是个迅速来临的必然。

八天以后，他就成为一个目光迟钝、干瘪枯萎，快要死去的人，就像他父亲现在那样站着，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的妻儿。

今天这一天就是他全部生命的八分之一！他必须尽情享受。他必须从他父母的思想里寻求知识。

因为再过几小时他们就要死了。

这实在太没有公道了。这就是全部生命？他在娘胎里不是梦见过长寿的生命，山谷里不是发烫的岩石，而是成荫的树木，宜人的气候？是的，他梦见过！既然他梦见过，那么这些景象一定确有其事。他怎样才能找到长寿的生命呢？到哪里去找？他怎样才能能够在短短的，稍纵即逝的八天里完成这个艰巨的令人丧气的毕生使命呢？

他的同类是怎么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的？

好像按了一下电钮，他看到了一幅景象：金属做的种籽形状一样的东西从一个遥远的绿色世界刮过宇宙空间，拖着长长的火焰，掉到了这个荒凉的星球。从震烈的壳中踉跄地下来了男男女女。

什么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了。一万天以前。紧急降落的避难者为了躲太阳，藏匿山缝洞在山缝洞穴里。烈火、冰块、洪水把金属大种籽的残骸烧掉冲掉了。避难者像就在砧子上锤打的生铁一样，给变了形。太阳辐射把他们熬干了。他们的脉搏加速，每分钟快到二百跳，最后一千跳。他们的皮肤加厚，血液变质，人老得很快。孩子是在洞穴里生养的。这个过程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像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其他野生动物一样，紧急降落的人男男女女都只活了一个星期就死了。

留下的孩子也都这样。

西穆想，原来生命就是这样。这并不是在他思想中说出来的话，因为他不知有语言，他只知事物的景象，遗留的记忆，一种意

识，一种心灵感应，可以穿过皮肉、岩石、金属。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们产生了这种心灵感应，再加上遗传的记忆，这是这一切恐怖中的唯一天赋，唯一的希望。因此西穆想，我是第五千代的没出息子吗？我有什么办法救我自己，不至于在八天后死掉呢？有没有生路？

他睁大了眼睛，又有一个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这个悬崖峭壁的山谷之外，在一座低低的山上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金属种籽躺在那里。一只金属的飞船，没有生锈，也没有被山崩撞毁。飞船丢在那里，完好无损。在全部紧急着陆的飞船中，只有这一只仍是完整的，可以使用。但是在那么远。里面没有人帮他忙。这是他逃离此间的唯一希望。

他的脑筋又一动。

这个悬崖里，有一小撮科学家在地下深处与众隔离地工作着。他长大以后，懂事以后，就要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也梦想逃亡，长寿，葱翠的山谷，宜人的气候。他们也渴望地看着那遥远高山上的那条飞船，金属完好无损，不会生锈，也不会腐蚀。

悬崖呻吟了一下。

西穆的父亲抬起了他衰老的没有生气的脸。

“天亮了”，他说。

花岗岩悬崖到了早晨好像放松了有力的肌肉一样。这是山崩的时候。

地道里响彻了赤脚的奔跑声。成人孩子都睁着迫切期待的眼睛挤着来看外面的晨光。西穆听到远处一声巨石的滚动，一声尖叫，接着是一片沉默。山崩的巨石滚到了山谷中去了。那些巨石一百年来就在等待时机要掉下来，开始掉下来时是成块的巨石，可是一掉到谷底就跌成了粉碎，由于磨擦，热得发烫。

每天早晨至少有一个人葬身在山崩之中。

悬崖上的人并不怕山崩。这使他们本来也已经太短促、太轻率、太危险的生活多了一种刺激。

西穆觉得他父亲一把抓住了他。他给粗暴地抱着在地道里走一千码，一到光亮出现的地方。他的父亲的眼里有一种闪闪发光

的发疯的神色，西穆动弹不得。他意识到就要发生的事。在他父亲的背后，跟着他的母亲，怀中还抱着小姊姊小黑，“等一等！小心点！”她向她丈夫叫道。

西穆感觉到他父亲蹲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

悬崖上面有一阵颤动，一阵哆嗦。

“跳吧！”他父亲叫道，纵身向外一跳。

一块山崩的巨石向他们压了下来！

西穆的印象是刹那间天崩地裂，飞沙走石，一片混乱。

他的母亲尖声喊叫。他感到身子猛的一荡，掉了下去。

结果却是他的父亲一步把他带进了白昼。崩落的巨石在他身后咆哮。他母亲和小黑刚才站着的洞口，堵满了碎石和两块百斤重的巨石，已落在远远的后方。

震天撼地的山崩过去了，现在只有一些细砂还在往下掉。西穆的父亲纵声大笑。“闯过来了！天呀！活着闯过来了！”他轻蔑地看一眼悬崖，吐了一口唾沫。“呸！”

母亲和姊姊小黑在石块中间爬出来。她骂丈夫：“傻瓜！你差一点把西穆的命给送了！”

“我现在仍旧可以送他的命，”做父亲的反驳道。

西穆没有听他们吵架，他的注意力让山崩在隔壁一个地道口留下的石块吸引了过去。一大堆石块下面有血流了出来，浸透了地面，别的就看不到了。有人想闯过来，但失败了。

小黑迈出她细长灵活的脚步，向前奔着，她赤着脚，步履很稳。

山谷里的空气仿佛是山脉中间滤过来的美酒。天空一片蔚蓝，令人宁静；不是晌午时分那样白热的一片，也不是黑夜里漆黑的一片，虽有繁星点缀，却像浮肿的乌青块一样。

这是个潮流汇合的地方，各种不同的变化激烈的气候的潮流在这里撞击，后退。现在这个地方是一片安静，空气清凉，生机勃勃。

笑声！西穆听到了远远的笑声。为什么笑？他的同类怎么还有时间寻欢作乐！也许他以后会发现这个中原因。

山谷里突然呈现一片动人的色彩。在短暂的黎明中解了冻，

各种植物从你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进了出来。你一边看着，它一边就开了花。在光秃秃的岩石上现出了淡绿色的卷须。几秒钟后叶尖就垂着沉甸甸的果实。父亲把西穆交给了母亲，赶紧收获这昙花一现的紫色的、蓝色的、黄色的果实，把它们塞进他腰部系着一只皮袋里。母亲摘下露珠晶莹的新叶，放在西穆的舌上。

他的感官这时特别灵敏，求知欲旺盛。他懂得了爱情、结婚、风俗、愤怒、怜悯、气愤、自私、各种复杂的感情、现实和反映。从一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葱绿的植物在他眼前像万花筒一样旋转，使他应接不暇，在这个世界上，由于缺少时间给你作解释，你就不由得自己去思考领会。食物吃到肚里的饱胀感觉使他对自身体质、精力、运动有了了解。像一只雏鸟刚从壳中孵化出来一样，他就马上成为一个完整的，什么都能领悟的单独存在。遗传和心灵感应充实了每一个人的头脑，而每一个人的头脑又充实了他的头脑。他为他自己的能力感到高兴。

他们父母子女一起走着，到处闻着香味，看着小鸟在悬崖之间飞来飞去，好像投来扔去的石子一样，做父亲的突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记得吗？”

记得什么？西穆躺在摇篮里。他们一共只活了七天，要记忆什么还不容易？

做丈夫的和妻子的互相看了一眼。

“难道这只是三天以前？”妻子说，全身哆嗦，闭起眼睛来想。“我不能相信。这么不公道。”她哽咽着说，抹了一下脸，咬着干枯的嘴唇。风吹吻着她的灰发，“现在轮到我哭了。一个钟头之前是你！”

“一个钟头等于半辈子。”

“来吧，”她挽起丈夫的胳膊。“让咱们看个够，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了。”

“太阳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升起，”老头儿说。“咱们该回去了。”

“再呆一分钟，”女的央求道。

“太阳会赶上咱们的。”

“让它赶上咱们好了!”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女的哭道。

太阳升得很快。山谷里葱绿马上给烤糊了,炙人的热风在悬崖上吹过,远处阳光迫射着悬崖,袭开了石面,欲崩而未崩的大石块这时就松动起来,像剥皮似的掉了下来。

“小黑!”父亲叫道。那女孩子嘴里答应着,在山谷里暖热的地面上蹦跳过来,披的一头黑发仿佛拖在后面的一面旗子。她跑了过来,手里尽是绿色的果实。

太阳在天际烧起一道烈火,空气热得发出呼呼的啸声。

洞穴人吃了一惊,一边叫喊,一边抱起孩子,带着大包小包的果实和青草,回到他们的洞穴深处去。不一会儿,山谷就空无一人,只有一个不知是谁遗忘了的小孩,他在平地远处跑着,但体力不够,还没有跑过一半的山谷,炎热的阳光已从悬崖上直射下来。

花朵烧成了灰烬,青草像被火烧伤的蛇一样缩回到岩石缝里。花籽在热风中吹刮,最后落到岩石缝里,到今天晚上日落时分再生长开花,然后又结籽死去。

西穆的父亲瞧着那在山谷底里孤身奔跑的孩子,他和他妻子,还有小黑和西穆已安然无事的回到洞口。

“他来不及的,”父亲说:“别看他,老婆子,看了不好受。”

他们转过身去。只有西穆没有,他的眼睛瞥见了远处金属的闪光。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的眼睛一片模糊。远处,在一个低低的山顶上有一个从宇宙空间飞来的金属种籽,闪烁着炫目的光芒!这仿佛是在他娘胎里做的一个梦终于实现了似的!这就是他的前途!这就是他的求生存的希望!这就是几天以后他长在了——这种想法真奇怪——以后要去的地方!

太阳光像火山熔浆一样投到山谷中来。

逃跑的小孩子尖声喊叫,阳光把他烧成一团火,叫声中断了。

西穆的母亲突然老了,她在地道里吃力的走着,中途停了下来,伸起手,把昨天晚上结的两根最后冰柱掰下了来,递了一根给他丈夫,自己留下一根。“咱们一起来喝最后一杯酒。为了你,为了孩子。”

“为了你，”他向她点头道。“为了孩子。”他们举起了冰柱，冰块在他们干渴的嘴里溶化了。

二、找到朋友

整整一天，太阳光始终炙烤着山谷。西穆无法看到，但是他的父亲脑海里的生动图像足以证明这白昼烈火是怎么一回事。光线射进来象水银一样，炙烤着洞穴，但没有照射得很深。它把洞穴照亮了，里面又温暖又舒服。

西穆尽量想使他父母保持年轻。但不管他心中和想象中怎么努力，他们在他面前已经变得僵尸一样。他的父亲越来越老。西穆不禁恐惧地想，我很快也要变成这样了。

西穆不断地成长着，他感到体内的消化运动。他不断的给喂着吃的，不断在吞着、咽着。他开始找到了语言来形容他看到的各种景象和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爱。这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过程，一下喘息，一种晨间空气的香味，一阵心跳，搂抱他的胳膊，他的母亲俯视的脸。他看到了这些过程，于是他在俯视的前后开始寻找，在他的脑海中找到了可以马上使用的一字儿。他的嗓门开始要说话。生命在推着他，赶着他奔向湮灭。

他感觉到指甲在长，细胞在调整，头发在繁密，筋骨在发展，脑部柔软的灰白质的皱纹在加深。他的脑子在生下来的时候象一块冰一样光滑，纯洁无瑕，但瞬息之间，好像给石块砸了一下似的，马上有了斑斑的伤痕，那是无数思想和发现所造成的罅隙。

他的姊姊小黑同他暖房里的孩子一样跑来跑去，不断地在吃着。他的母亲守在旁边哆嗦着，她没有胃口吃东西，她的合上的眼睛四周尽是皱纹。

“日落了，”他的父亲最后说。

白昼过去了，光线黯淡下来，外面起了风。

他的母亲站了起来。“我要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再看一眼……”她呆呆地注视着，全身哆嗦。

他的父亲眼睛紧闭，他靠墙躺着。

“我起不来，”他语不成声。“我起不来。”

“小黑！”母亲喊了一声，女孩子跑着过来，“给你，”她把西穆递给了女儿。“抱好西穆，小黑，喂他吃的，照顾好他。”她最后一次亲了一下西穆。

小黑一言不发，抱紧了西穆，她的绿色的大眼睛泪水晶莹。

“去吧，”母亲说，“在日落时候带他出去。你们去玩吧。找吃的，一边吃，一边玩。”

小黑头也不回就走了。西穆在她的怀抱里挣扎，他的悲哀的眼睛不能置信地回过头来看一眼。他哭了起来，嘴里说出生下来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

他瞧见父亲头一抬，“孩子说了话！”

“我听到了，”母亲悄悄地说。

西穆最后看到他父母的活着的形象是他母亲四肢乏力，摇摇晃晃地慢慢走到她已无声的丈夫身旁躺了下来。这是他最后一眼看到他父母的动作。

黑夜来了，又过去了，接着开始了下一天。

在夜里死去的人的尸体都送到一座小山顶上去埋葬。送葬的队伍很长，因为死人很多。

小黑走在送葬的行列里，一只手牵着刚会走路的西穆。就在天亮之前一小时，西穆刚学会走路。

在冰山顶上，西穆又一次看到了远处一颗大种籽一样的金属做的东西。别人都没有看它，也没有提到它。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缘故？它是不是一种幻觉？他们为什么不跑到它那里去？礼拜它，想法登上去，飞到宇宙空间去？

送葬的悼词都说了。尸体给放到地上，一会儿以后，太阳光就会把它们火化掉。

送葬的行列这时就转过头来，跑下山，急于要享受几分钟的由自时间，像甜蜜的小鸟一样喋喋不休，在岩石缝找果实吃，交换生命的知识。西穆生下来刚第二天，她刚第三天。他们总是给生命的流星速度追赶着。

他的生命又有一章揭开在他面前。

五十个年轻人从悬崖上跑下来，粗大的手中握着尖石做的匕首。他们大声喊叫着，奔向远处一片黑黑的小悬崖。

“打仗！”

这个念头在西穆的脑海中出现，使他吃一惊，十分恐慌。这些人跑到别人居住的黑色小悬崖中去打仗，杀人的。

但这是为什么？不打仗，不杀人，生命不是已经够短的吗？

他从极远的地方听到了厮杀的声音，不觉脊梁骨凉了大半截。“为什么，小黑，为什么？”

小黑也不知道，也许到明天他们就会明白。至于现在，要紧的还是维持生命。小黑那样子仿佛是一只蝎子，粉红色的舌尖老是在舔着，老是想吃东西。

脸色苍白的孩子们在他们周围跑着。一个甲壳虫一样的男孩子在岩石上乱闯乱跑，他把西穆从一块岩石下面采来的果子抢去了。

西穆还没有站住脚跟，那孩子已迫不及待地把那果子吃了。西穆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两人扭在一起，跌了下去，在地上翻滚着，还是小黑使劲把哭闹着的两个人拉开。

西穆流了血。像一个神一样，他站在一旁说：“不应该是这样。孩子们不应该是这样。这不对！”

小黑把那个闯祸的小孩子赶开。“走吧！”她叫道：“你叫什么名字，坏孩子？”

“奇昂！”那孩子笑着叫道，“奇昂，查昂，奇昂！”

西穆使尽了幼小的无邪的脸去逼他，盯着他看。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他的仇敌。也许他早就料到，在等待着这个吵架场面和仇敌似的。他已经懂得山崩、冷、热、生命的短促，但这些都是属于地平线上的事情——属于无思想性质的无声的、过度的表现，其唯一推动力量是在主力和阳光辐射。而现在，这个顽劣的奇昂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有思想的敌人！

奇昂跳了开去，走过之后回头恶狠狠地说：

“明天我就长大了可以来宰你！”